

闻一多研究动态

第一三六期·增刊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8年12月

肝胆诗魂两不弃 ——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脉络与爱国诗的创作 (2017年11月日本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蔡富澧

摘要：中国被誉为诗的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诗的传统，但是这些诗作从《诗经》以降，都是以文言文创作，且受各种诗体句式之规范，直到「五四」运动后，白话诗创作才风起云涌。新月派诗人闻一多际此历史转折之时，既身具深厚的国学基础，又远渡美国学习西方文学艺术，融合古今中外学术于一炉，为彷徨的中国文学艺术开展一条康庄大道，其学术地位是无可抹灭的。但其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不论是去国怀乡，或是身在国内，他都是抱着忧国忧民的心念，从事爱国运动、创作爱国诗歌，即使最后不为反对势力所容，抱憾身殉，但他的作品与事功，已经为中国人留下典范。本文试图由其一生事迹及作品，披沥其爱国思想发轫之脉络，分析其爱国诗篇之创作手法。

关键词：闻一多、爱国思想、爱国诗、格律诗、新月派

一、前言

作为一个新旧朝代交替时期的诗人，闻一多（1899-1946）的一生正是近代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代，革命四起、清帝逊位、民国建立，接着军阀割据、东征、北伐、抗战，身处这样的乱世，闻一多从湖北乡下接受传统教育，之后到北京清华大学研习新学，再从中国远渡美国学习艺术、文学，留学期满时不愿为了文凭延长期限，毅然回国任教。即使不在中国的时间，闻一多也关注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并以他擅长的新诗作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书写工具，开创了新诗（现代诗）的时代，并且在新的形式上试图建立诗歌的格律，以与古老中国的诗歌传统接轨。

身处乱世，闻一多坚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与薪传，早期在家乡的古典文学训练，让他具有很好的文字、文学基础，为往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与学术研究奠定良基，也让他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上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甚至于为了理想殉身无悔，他的生命可说绝大部分跟诗有关，甚至他的死，也被誉为一首伟大的诗。^①在闻一多48年的生命历程中，虽然诗作（包含新诗与古诗）数量不多，但他为国家、为文学、为生命奋斗的心志，跟诗的关联是无法切割的，他的一生比起其他同时期的诗人、文学家都更曲折精彩，更壮烈。而其所以有这样的作为和表现，和他对于家、国之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第1页。蓝棣之在其所编之《闻一多诗全编》前言说：「诗，这是他一生活动的一个中心点。他的文学创作是诗；他的文学评论捍卫青年们的文学作品撰写的序言，是谈诗；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对象唐诗、楚辞、诗经、也是诗；他的死，可谓一首伟大的诗。」以下引用同书文字，仅注明作者、书名及页数，以省篇幅。

闻一多一生孜孜矻矻想要为战乱动荡的中国社会找一条出路，他的爱国心是无可置疑的。而身为诗人，他将这份爱国之心早早表现于诗中，在三十岁之前便已出版仅有的二本诗集《红烛》、《死水》，以此奠定诗坛地位。由此，我们可以从诗中找到闻一多爱国思想的脉络，也可以看到闻一多自己对新诗创作的理念与实践。

二、肝胆生来为家国

闻一多的爱国心不仅众所皆知，且成为他一生鲜明的标记。《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关于闻一多，便有「其诗自然和谐，技巧圆熟，蕴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叙述^①；朱自清也说：「闻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②

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情操，古来许多「忠君爱国」的典型，最后都凝结于诗人的作品之中。因此，王启兴、张虹在其选注的《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前言中，开宗明义便说：

爱国，是一种极普通又崇高的观念和感情。说它「普通」，因为这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精神品德；说它「崇高」是因为他常常表现了国民灵魂无私的光耀，思想的美丽，感情的升华。^③

^① 张芬、高长春、罗凤亭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第111页。

^② 朱自清：《朱自清自传·痛怀闻一多》，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第218页。

^③ 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1页。

爱国虽是极普通又崇高的观念和情感，但往往许多人无法具备或表现，因为这种观念和情感已经超出个人、家庭的范畴，对整个国家民族付出真诚恳切的大爱，甚至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若没有坚贞的信念与伟大的情操，断然无法做到。崇高是宏伟、高贵的热情的表现，使艺术的创作者与体会者情动神驰，^①身为诗人，唯有将崇高的爱国思想融入诗中、表现于行动上，才能够展现无私的光耀，成就伟大崇高的人格。闻一多的一生充满了爱国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一以贯之，最后并因此而殒命丧生，这种精神毋宁是崇高的。而闻一多爱国思想的萌发与其各时期所学所思有绝大的关系，但其生命时期的划分，却因不同撰述者的认知而有所不同。以下就个人所见略述之。

（一）闻一多生命历程的划分探讨

闻一多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与思想，但也在进入清华学校之前便接触西方学术，其思想的转变有一定轨迹可循，也和生命的期程有所关联，但因各家认知不同，对于闻一多生命或思想期程的划分便有所差异，仅臚列如后：

1. 朱自清

1946年7月，闻一多遇刺身亡后，好友朱自清写了一篇〈痛怀闻一多〉纪念他。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将闻一多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他在山东大学（按：应为青岛大学）的时代，第二阶段是从民国21年（1932）到死前2年，第三阶段则是「最近两年」（1945-1946）。^②其中，朱自清明确表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是在第一阶段，他说：「这时他的著作如《死水》，在表面上虽是阴暗的，但是里面却孕育着希望。闻先生这一时期是中国优秀的新诗人，他爱国，

^①（意）翁贝托·艾科编著，彭怀栋译：《美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第278页。

^②朱自清：《朱自清自传·痛怀闻一多》，第218页。

他肯帮助青年。」^①闻一多在1930年秋天受聘至青岛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与英诗，1932年离开青岛大学，他不可能先前没有爱国思想，却在到了山东大学之后，突然间变得爱国，因此在青岛大学之前必已有脉络可循，显见朱自清这三个阶段的区分似有不足，即闻一多年轻求学和美国留学时期都未被划分进去，而这一段时间恰是闻一多生命中极为重要的时期，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在这段年轻时期便已埋下种子，这是有待探讨之处。

2. 许芥昱

旅美学人许芥昱是闻一多在昆明任教时期的学生，赴美后，花了20多年时间，克服各种资料搜集的困难，撰写《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一书。^②该书虽未明确将闻一多的一生划分阶段，但书中各章依序为「童年」、「清华生活」（1912-1922）、「留美时期」（1922-1925）、「新月诗人闻一多」（1925-1928）、「回到古典文学」（1928-1938）、「早期兴趣的复活」（1938-1943）、「投身政治」（1943-1946）及该书之「结论」等，是亦可视为许芥昱对闻一多生命期程的认定。而其提到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是在芝加哥时期（1922-1923）「爱国思乡的闻一多」，这个说法比起朱自清提早了许多。

3. 凡尼

凡尼在〈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一文中，将闻一多的一生思想发展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又分为几个阶段：青少年时期，留美前后，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一个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闻一多转向钻研古典文学，是前期的第二个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

^① 朱自清：《朱自清自传·痛怀闻一多》，第218页。

^② 许芥昱著，卓以玉译：《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台北市立图书馆1991年11月藏书，全书203页，另有许、卓合照照片、方章及目录各1页，无版权页，故无从得知出版单位及时间。但以译者卓以玉所言，许芥昱于1982年1月4日遭山洪卷走，则本书完成时间当在此前。

从北方到西南，闻一多接触和体验人民的生活，是另一阶段。抗战后期，闻一多参加民主运动，思想急遽转变，也就是生命的最后 3、4 年，就是他思想发展的后期。^①凡尼在其〈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中提到，1923 年在郭沫若协助下，闻一多第一部诗集《红烛》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其中的爱国思想诗，闪烁溅射着反的爱国的火花」^②，本诗的写作都在其出国留学之前，所以据凡尼的说法，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更早于 1923 年便已有之。

4. 许琇祯

许琇祯在其编著的《闻一多》导论中，将闻一多的求学与文学生涯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 6 岁入家塾从王梅甫习国学与西学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 1912 年至 1921 年的清华学校求学生涯，第三阶段是 1922 年赴美攻读艺术以至 1929 年抗日战争初期，1930 年之后则为第四阶段。^③许琇祯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略述了闻一多的学习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概况，其中在第三阶段，许琇祯提到闻一多批评郭沫若的《女神》时，便引闻一多的说法，展现其爱国的情怀。^④另许琇祯认为，第四阶段「在这少有新诗创作的闻一多晚年时期，却是其爱国行动最炽烈的阶段。他虽然曾在北伐时至武汉加入北伐均并担任艺

^① 凡尼：〈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收入其编选之《闻一多：古典、唯美而又激进的诗人》，海风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 年 11 月出版），第 7-8 页。

^② 凡尼：〈闻一多的思想和创作〉，第 6 页。

^③ 许琇祯编著：《闻一多》，三民书局，2006 年 5 月出版，第 1-3 页。

^④ 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批评郭沫若写作《女神》时在日本，所见所闻，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他说若他在郭的地位，一定用一种非常的态度去应付、节制这种非常的情况：「那便是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要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他指出郭只看到中国的坏处，没有看到好处。闻一多则是：「我爱中国故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那种有他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见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女神〉之地方色彩》，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出版，第 120-122 页。

术工作，但他当时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却远不及此时在从事教育工作后，因政治气氛的严峻而被激化出的热诚和理念。」由此可知，许琇祯对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和表现乃是着重于生命的后期。

由上述诸位编著者的论述，已可看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并非一时一地的偶发表现，而是至少从青年时期便已开始，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但其中仍有值得无人追溯之处。

（二）闻一多爱国思想萌发的脉络

上述四人的分期，虽各有千秋，亦各有所偏，对于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生成阶段及发展，似仍未能完整陈述，所以想要探究闻一多的爱国思想，还必须深入其生命转折与心路历程。闻一多的兴趣和才华是多方面的，年幼时便喜欢诗、文、绘画、书法、剪纸，但在他心中一以贯之的，是他那对于中华文化和超越现实政治的「中国」的爱。

如果以闻一多一生经历的「事件」为线索，或许较能理出清晰的脉络。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就画过成套的革命故事，贴了满墙。^①这是闻一多最早有关国家民族的叙述。武昌起义是在1911年，闻一多12岁，而这段文字则出现在季镇准为其所编年谱的1913年，作为对闻一多艺术天分的补充证据。1913年，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入学不久，就自编自演过独幕剧《革命军》，^②显示闻一多对于革命成功有着高度的期望。闻一多的画和独幕剧，或许受研读的古书中有关「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也可能是出于对新国家的憧憬，确实原因虽无从考究，但一个符合中华传统的新中国已经让闻一多萌生了最初的爱国思想，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透过绘画、戏剧等艺术的方式呈现。

1918年，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07.28-1918.11.11）结束，北京师生在11月14日的晚上提灯庆贺，但19岁的闻一多却沉

^① 季镇准：《闻一多年谱》，收入《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467页。

痛地写下古诗〈提灯会〉，题叙写道：

德虏既克，寰区额庆。京师学生万五千人，以某月某日之夜，提灯为贺。是夜吾校亦有提灯游海淀者，吾弗与焉；俯思国难，感而成均。^②

当满城师生尽皆提灯庆贺战争结束之时，闻一多却深感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的国难当头而郁闷难解，但以一个文弱学生而言，他是无法有所作为的，只能写诗抒发心头之恨，以待随后的「五四」运动加以发挥。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学生不满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软弱无能，当天晚上举行爱国示威运动，也演变成后来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③，闻一多也是当天的参与者之一，25年后他回忆道：「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去贴的。」^④这是闻一多1944年5月3

^① 凡尼编选：《闻一多·闻一多年表》，第243页。

^② 蓝棣之编：《闻一多诗全编》，第309页。原载《清华学报》1919年5月第4卷第6期。

^③ 朱汉国、汪朝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第90-100页。1915年，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妄图将中国变成独占的殖民地，引发爱国人士不满，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中国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废除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等提案被拒绝，列强还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官员迫于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引起国民极大不满。5月4日下午，来自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表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要求，引发一场既是学生爱国运动，也是民众广泛的爱国运动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文学都发生极大影响。

^④ 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五四历史座谈》，第366页。

日晚上，在联大新舍南区 10 号教室参加「五四历史座谈」所说的，他说：

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 Nationalism，……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是因为这种 Nationalism 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①

Nationalism 也就是民族主义，闻一多到了美国之后，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一起倡导民族主义，宣传爱国思想，延续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所以五四运动的影响既深且远，对闻一多一生也有非常大的启发，他看出中国青年的价值就在他们救国的贡献。从上述几件事情，可见闻一多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爱国的人，他不以远方、他国战争的胜利为喜，而以自国家的即将面临的国难为忧；他为了追求艺术创作的提升而出国，却因为爱国思想而致忽略功课，这是闻一多个人的选择，他或许觉得莽撞，觉得中国有许多的疮疤需要去戳破，有许多黑暗需要去揭穿。即便如此，在 1922 年出国赴美留学的前夕，闻一多仍在背诵喜爱的李商隐和陆游的爱国诗词，他对中国的爱是从年轻时期就已存在的。

闻一多在清华时期就已经对美国文化不满，他说：「美国文化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②到了美国之后，他学习艺术，

^① 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五四历史座谈》，第 367 页。

^② 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美国化的清华》，第 339 页。

参与戏剧，后来也关注文学，但在他心里，始终跟美国这个国家格格不入，他认为这些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的凶手，只因为他们可以制造杀人的武器，对此，闻一多相当无法认同，也感到痛苦。这也是成就闻一多爱国思想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看到外国仅靠着船坚炮利，便可以肆意凌虐侮辱中国，又看到国内政治的腐败、无能，让他更为痛心。1923年1月，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

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为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①

这封信是写给父母和全家人的，他甚至想要在回家后跟家人围炉团聚时，「痛哭流涕以泄余之激愤」，可见他在美国内心所受的折磨和痛苦，由此益发坚定他的爱国之心，也让他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在情感上舍美国而就日本。后来他的朋友熊佛西回忆道：

记得1924年我们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你对于国事是那样的关切，你对于当时的军阀当道是那样的痛恨，你当时所学的是绘画，你觉得专凭颜色和线条……不能表达你对于祖国与人民火一般的热爱！于是你改习了文学。……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有酷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你常对我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②

^① 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第138页。

^② 季镇淮：《闻一多年谱》，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第481页。

文学、艺术都是闻一多念兹在兹的表达爱国心的方式，所以当他到了纽约（1924年9月）后，原跟朋友想办一份舞蹈杂志，后来因考虑稿源不多难以为继，故变成综合性刊物，用以介绍西方文学艺术。他在1925年3月致梁实秋的信中说：「纽城同仁皆同意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以此作为刊物的核心价值。他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国前途之危机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期谁堪任之。」^①

闻一多虽然大力宣传国家主义，但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他对政党也不攀附。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过世，闻一多在当月份便开始写一首赞扬孙中山的长诗——〈南海之神〉，并将前面数节寄给梁实秋批评，这首诗到4月完成，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上说：

《南海之神》谓为脱稿亦可。堪入《大江》不嫌其为国民党捧场乎？我党原欲独树一帜，不因人热，益不甘为人作嫁衣裳。^②

闻一多虽然曾经短期担任过国民党所主持的北伐军宣传部门干部，也尊敬孙中山的为人，但他并不想攀附当时的国民党，也无意拿自己的作品为国民党增色，可见他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而对于当时与国民党为敌的共产党，闻一多同样不假辞色，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国家主义，必然跟共产主义发生冲突，他告诉梁实秋说：

^① 闻一多：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 12：书信、日记、附录》，第页 215。

^② 闻一多：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 12：书信、日记、附录》，第页 222。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①

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部分是受到苏联的扶持，当他和朋友宣扬国家主义时，已经体认到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共产主义他也无法认同，认为双方必有一战。果然，在1926年3月致梁实秋的信中，闻一多便提到共产党徒混入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所发起的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双方并发生冲突斗殴事件。由此观之，闻一多既不认同执政的国民党，也不惜与在野虎视眈眈的共产党一战，他所坚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生民所系的传统中国，这个中国才是他的大爱。

1926年3月15日，驻北京外交使节团根据《辛丑条约》抗议北洋政府封锁大沽海口，由英、每、法、日、意、荷、西、比八国公使联名向中国发最后通牒，北洋政府被迫同意其五项要求。18日，北京各界民众二千余人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要求政府驳回八国最后通牒，会后至铁狮子胡同请愿，执政府卫队开枪射杀请愿民众，造成47死、132伤的「三·一八惨案」。闻一多随即在4月1日的《晨报》副刊《诗镌》第1号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乙文，将铁狮子胡同爱国事件与《诗刊》诞生连结，认为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俩想的热血要流

^① 闻一多：〈致梁实秋〉，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第229页。

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①他甚至认为诸志士们3月18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

这时，闻一多将爱国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连结在一起，他将爱国行动的牺牲者比喻为一首诗，赋予这些危险行动更明确与崇高的目标，也激励更多人投入爱国运动，尤其在年轻学子中间更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时的闻一多28岁，也正是其生命的巅峰时期。

闻一多29岁出版最后一部自编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此后，他的兴趣和重心便逐渐转移到中国古典文学。1932年，33岁的闻一多任教于山东青岛大学，和来青岛大学的好友游国恩分住大学路同一栋红楼的上下层楼，日夜谈论《诗经》、《楚辞》，他在《诗经》和《楚辞》上用功最久，差不多有20年。^②但后来山东省府、青岛市府、胶济路局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争夺青岛大学过程的分化与摩擦而爆发学潮，许多学生受到挑拨，包围闻一多住宅，写标语辱骂他，闻一多在暑假过后就离开青岛大学，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也继续研究古典文学，《楚辞》成为他讲授的重要课目。

而研究《楚辞》对闻一多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他认为即使屈原是当时的「弄臣」，是奴隶，但是聪明才智与文学却是杰出的：

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是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③

^① 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收入闻立雕、闻铭、王克私整理《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第133-134页。

^② 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编后记〉，收入《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第457页。

^③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周先生〉，收入袁睿正整理《闻一多全集05：楚辞编·乐府诗编》，第21-22页。

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不是传统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一切都在重新估定，「那年头谁有活动的能力，便有活动的机会。」屈原趁势而起想要当个政治家，虽然又被挤倒，到至少翻了一次身。所以，闻一多崇拜屈原，因为屈原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与者」。^①

他的爱国思想经过这些年的酝酿、发展，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本文对闻一多爱国思想萌发的探讨至此为止，以下再就其诗中的爱国思想表现讨论之。

三、诗魂贯华撼神州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代表性人物之一，凡尼认为闻一多在现代诗坛上的独特地位的确立，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他写过很多抒发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优秀诗篇，这些诗比同时代另一些诗人的作品，带有更突出、更炽热的爱国情感；二是在新诗形式的革新与探求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②陈梦家在《新月诗选》的前言中说：

影响于近时新诗形式的，当推闻一多和饶孟侃他们的贡献最多。……主张以字音节的谐和，句的均齐，和节的匀称，为诗的节奏所必须注意而与内容同样不容轻忽的，使听觉与视觉全能感应艺术的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使意义音节（Rhythm）色调（Tone）成为美完的谐和的表现，而为对于建设新诗格律（Form）惟一的贡献，

^①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周先生〉，收入袁睿正整理《闻一多全集05：楚辞编·乐府诗编》，第27页。

^② 凡尼编选：《闻一多》，第9页。

是他们最不容抹杀的努力。^①

可见与闻一多同时代的诗人、学者便已经认可其在新诗格律与艺术美的开拓和建设之功，至今看来，中国新诗在这方面似乎还少有更先进或完备的理论出现，也可见闻一多在新诗格律方面独到的创见，而这样的建树无疑是来自于想把新诗与古典诗作一绾结，让新诗的形式与格律都回到传统的文学道路上来。

（一）新诗的格律与文字的精练

闻一多 1925 年回国后，和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人成立新月书店、创立《新月》月刊，并创立「新月派」，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闻一多 1926 年发表了一篇〈诗的格律〉，便是当中相当知名的论述。他在该文开宗明义便提出新诗格律相当重要的一段话：

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做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定的规律之内出奇制胜，做诗的趣味也是一样的。^②

他认为，虽然有人认为格律是做诗的脚镣，但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人才感觉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人，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闻一多对于格律的理论与出发点，都是来自古典诗，也是来自于捍卫传统文化，这也是他爱国思想在诗的理论方面的具体表现。

^① 陈梦家编：《新月诗选》，新月诗社，1931 年 9 月出版，第 23-24 页。

^② 闻一多：〈诗的格律〉，收入唐达晖整理：《闻一多全集 02：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第 137 页。本文原载于 1926 年 5 月 13 日《晨报》副刊《诗镌》第 7 号。

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已日渐左倾，高唱文学必须具有社会性，要走向工农兵；但闻一多的政治取向还是属于大江社的反共思想，还坚持文学的纯粹艺术性，因此产生极大矛盾与争论。闻一多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自己的创作当支撑，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攻击，其理论也成为许多年轻学子关注的对象，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很重要的引领作用。闻一多对于新诗，除了强调格律，提出「三美」^①之说，也注重文字的精炼，沈从文在评论闻一多的《死水》时，便给予高度价，他说：

《死水》一集，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这是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在体裁方面，在文字方面，《死水》的影响，不是读者，当是作者。^②

陈梦家对此也有所阐述：

苦炼是闻一多写诗的精神，他的诗是不断的锻炼不断的雕琢后成就的结晶，〈死水〉一首代表他的作风，〈也许〉、〈夜歌〉同是技巧与内容溶成一体完美。〈你指着太阳起誓〉是他最好一首诗，有如一团溶金的烈火。^③

如果没有精练文字的功力，那么诗的音乐美、绘画美都无从实现，

^① 闻一多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见闻一多：〈诗的格律〉，第141页。

^②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收入张兆和主编《沈从文全集16·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第110-111页。

^③ 陈梦家编：《新月诗选》，第8页。

即使勉强凑齐字数，具备了建筑之美，那也是徒有外形的僵硬之作，闻一多就是在文字上苦吟精锻，为自己的理论下了最好的脚注。诗的格律性和文字的精练，成为新月派同时也是闻一多的鲜明标志，除此之外，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爱国诗。

（二）爱国诗篇表寸心

「诗者，心之声也，情性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有爱国之心，方有爱国之诗。闻一多爱乡、爱国，但他的爱国不涉及政治的倾轧与斗争，纯粹出于个人对国家、人民的关爱，希望为中国寻觅一条美好良善的出路。爱国诗的作品方面，由陆耀东编辑的《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收录了闻一多的 11 首诗：〈太阳吟〉、〈忆菊〉、〈醒呀〉、〈七子之歌〉、〈洗衣妇〉、〈爱国的心〉、〈心跳〉、〈一个观念〉、〈发现〉、〈祈祷〉、〈一句话〉。^①凡尼认为〈太阳吟〉、〈孤雁〉和〈忆菊〉等篇，集中而强烈地表现了闻一多留美时期爱国思乡的愁肠，^②另还讨论了〈红烛〉、〈死水〉、〈发现〉、〈一个观念〉、〈祈祷〉等爱国诗作。蓝棣之则收录了 14 首闻一多有关爱国主题的诗歌，编为《大江》辑，收入《闻一多诗全编》中，计有〈园内〉、〈渔阳曲〉、〈大暑〉、〈醒呀！〉、〈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回来了〉、〈故乡〉、〈七子之歌〉、〈南海之神（孙中山先生颂）〉、〈秦始皇帝〉、〈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欺负着了〉等。^③许琇祯分析闻一多心诗涵盖三种倾向，其一为「反映社会生活、爱国怀乡之作」，包含〈天安门〉、〈飞毛腿〉、〈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等。^④为便于检视，制表如下：

^① 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出版，第 13-31 页。

^② 凡尼编选：《闻一多》，第 62 页。

^③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大江》，第 153-211 页。

^④ 许琇祯编著：《闻一多》，第 10 页。

序号	诗题	陆耀东	凡尼	蓝棣之	许琇祯
1	太阳吟	V	V		
2	忆菊	V			
3	醒呀!	V		V	
4	七子之歌	V			
5	洗衣妇	V			
6	爱国的心	V		V	V
7	心跳	V			
8	一个观念	V			
9	发现	V	V		
10	祈祷	V			
11	一句话	V			
12	孤雁		V		
13	忆菊		V		
14	红烛		V		
15	死水		V		
16	荒村		V		
17	欺负着了		V	V	
18	罪过		V		
19	园内			V	
20	渔阳曲			V	
21	大暑			V	
22	长城下的哀歌			V	
23	我是中国人			V	V
24	回来了			V	
25	故乡			V	
26	七子之歌			V	
27	南海之神(孙中山先生颂)			V	

28	秦始皇帝			V	
29	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			V	
30	天安门				V
31	飞毛腿				V

2017. 10. 20 蔡富澧制表

综观上表，闻一多爱国诗数量不可谓不多，各家择取各有所好，31 首当中重复者仅〈太阳吟〉（陆、凡）、〈醒呀！〉（陆、蓝）、〈爱国的心〉（陆、蓝、许）、〈发现〉（陆、凡）、〈欺负着了〉（凡、蓝）、〈我是中国人〉（蓝、许）等 6 首。由此可知，闻一多的诗，充满爱乡、爱国、对现实的不满与砥砺、对不公不义的抗议等情绪，故编者、读者尽可以从中各自解读，取得不同的感动与认同。

闻一多的爱国诗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读者必须深入字里行间仔细探骊，才能得到个中精髓。谨以受到三位作（编）者青睐的〈爱国的心〉及闻一多代表作〈死水〉，就其中爱国思想析论之。

（三）〈爱国的心〉与〈死水〉

〈爱国的心〉原发表于《大江季刊》1925 年 7 月第一卷第一期，篇幅较短，受到的关注也不如〈红烛〉、〈死水〉之多，但其中蕴含闻一多对「中国」的描绘及挚爱；〈死水〉则是最能代表闻一多思想、艺术风格，被视为最成熟与最成功的作品。

爱国的心

我心头有一幅旌旆，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这心腹里海棠叶形，
是中华版图底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①

第一段是写当时的国旗——五色旗，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采用五色旗，旗面由上而下依序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横条，分别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一面五色国旗被闻一多牢记心中，因为它是带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旗帜，代表五族共和，所以是「五样」，对照当时的国内军阀割据的混乱情势，身在海外的闻一多心里的中国自然显得美好温润，这样的叙述代表一种期望远大于现实。

文学艺术不仅描写自然，更重要的是在于润饰自然，闻一多在现实的无奈下，选择以美好的形象创造书写的情境。「颤抖」既可解释为战祸令人畏惧，也可以是国家之爱令人心旌动摇；而中华民国地图像似秋海棠叶，闻一多比喻为自己的心脏，心即国、国即心，两者不可分割，只要心中有爱，国家就不能被列强侵略、被外敌窃占，这是闻一多个人对国家的一种承诺和责任，也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召唤，闻一多也用他的热血、用他的生命证实了这一点。

国旗、地图，都是外在的对象，但闻一多巧妙地将其融入自己的体内、心中，让国家与个人融为一体，物我的界线泯于无形，闻一多没有张开手臂、扯开喉咙大声疾呼，他只是坚定又含蓄地，表达对国旗、国家的爱，宣示国家版图不可偷，正如他的爱国之心不可偷一般。

^①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第191页。原载《大江季刊》1925年7月第1卷第1期。

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①

《死水》的成功，不仅内容表达了闻一多对于国内政情的不满与愤慨，形式上也具备了其所倡导的新诗格律的完整，因而成为中国新诗诸脍炙人口的作品。

全诗一开始便已清楚表达了诗人对世界的绝望之情，任凭有良知者想要吹起清风，也无能改变这个国家、这般社会，大家只想着继续破坏它、毁灭它。铜绿、铁锈、油腻和霉菌，都是腐坏毁灭的象征，是现实的写照，当所有人都对于积弱的中国心灰意冷、不抱希望时，闻一多却企盼从自己心中化生出美好的翡翠、桃花、罗绮和云霞。

只有心中有爱，对国赤诚的人，对国家的炽烈之爱才能将死水酿成美酒，白沫化为珍珠，那是个人的愿力，也是坚定的执着。列强这些蚊蚋可以偷酒破沫，但在闻一多心里，破灭也许是一个破茧而出的新生，是另一个光明的起点。就算一片死寂，总有耐不住寂寞的青蛙，用那独有的蛙鼓为人间带来一丝热闹，那是人间难得的歌声。死水当然不会是美的所在，最好让给丑恶来开垦，看看丑恶能造出什么让人满意的世界。

《死水》全诗都是现实与理想兼呈，写境与造境并用。现实是丑恶的，情势是悲观的，但是闻一多透过艺术的手法，让读者在审丑、审悲之际，自然生出一种否极泰来、由剥而复的灵光。这也代表了闻一多对于混乱中国的一种不舍与期望。

《爱国的心》与《死水》都不是长篇巨构，而是精炼短篇，意象丰繁而取譬精深。《爱国的心》美而《死水》丑，一正写，一反讽，两首诗比而观之，不仅可以看出闻一多诗艺之精湛，更令人赞叹其爱国思想表现手法之高明。

^① 蓝棣之：《闻一多诗全编》，第233页。

四、结语

有至情，始有至文。闻一多在中国新诗演进历史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中国新诗奠定了格律的基础，虽然后来中国新诗创作者多数已舍格律而不为，但却无损其草创时期新诗创作路线开拓的功劳；闻一多的天才，也支持他在新诗创作上站上顶尖的地位。但若要论及他最为人难及的特色，则非「爱国心」与「爱国诗」莫属。不论诗的理论、诗的创作或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始终贯串于闻一多心中的，就是他那炽烈的爱国心与不比攀、不媚俗的崇高人格。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蔡富澧，1961年生，台湾佛光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硕士，现为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新诗奖、高雄市文艺创作奖等多种奖项，著有《山河恋》、《山河岁月》、《生命的旷野》、《用生命的光热拥抱大地》、《与海争夺一场梦》、《蓝色牧场》、《碧海连江》等新诗散文集。近年从事学术研究，关注唐宋诗词及现代诗，著有《台湾现代诗中的禅境探究——以四位诗人作品为例》。

本刊地址：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电 话：(86-10)6527.7905 传真：6513.3283
电子信箱：wenlm1950@163.com